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THE FIRST NEW LEFT IN BRITAIN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 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THE FIRST NEW LEFT IN BRITAIN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 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英)肯尼(Kenny, M.)著;
李永新,陈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06387 - 8

I. ①第… II. ①肯… ②李… ③陈… III. ①政治思想史-
研究-英国 IV. ①D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825 号

The First New Left in Britain

English edition: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95 © Michael Kenny

Original title: The First New Left in Britain, 1956 - 196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09 - 171

书 名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著 者 [英]迈克尔·肯尼
译 者 李永新 陈 剑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4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6387 - 8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们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特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国内学界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与《新左派评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都因此而常见于报端。可是，当“文化”、“意识形态”、“霸权”、“表征”和“身份”等文化研究关键词被频繁使用时，这些关键词背后的一段重要历史——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却显得颇有些落寞。当然，这段历史无论是渊源还是发展过程都非常复杂，其中既涉及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又涉及两代新左派与《新左派评论》，还包括文化研究与一些激进政治运动。因此，英美等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现了一批研究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重要著作，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之争》、林春的《英国新左派》、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格雷姆·透纳(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也是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言其重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迈克尔·肯尼是英国知名的新生代政治学家，现任教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系，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英国政治理论与战后英国左派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尤为关注英国20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的“英格兰

特性”(Englishness)。也许正是由于迈克尔·肯尼一直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与另外一些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完全不同。其区别主要表现为,多数著作要么从历史角度要么从文化研究角度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而肯尼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独特视角使其拥有强烈的现实感,因为这部著作通过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起源、发展与陨落的研究,以及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发展的短短几年中所出现的一些重要争论的还原与呈现,指出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复杂多样的理论观点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国政治局势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追溯英国近 30 年来的政治发展格局,特别是工党的政策、目标与政治表现背后的历史源流。

其次,《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充分体现了巴赫金所提出的“多语体性”特点。这部著作主要研究了 1956 年到 1962 年间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发展历程,不过,其副标题“斯大林之后的英国知识分子”也显示出其着力从国际政治局势角度考量第一代新左派的独特特点。这部著作除论述了斯图亚特·霍尔、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与雷蒙·威廉斯等重要人物在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时期的观点外,还分析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积极中立等重要理论问题。这些内容不但被置于英国 50 年代之后这一相对宏阔的社会语境,而且其与同时代英国的各种激进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论述。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还从冷战这一重要的时代背景审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指出了其与斯大林主义、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独特关系。同时,本书作为历史著作,努力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审视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得失,在承认其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边缘性”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与世界的政治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最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采取了独特的历史叙事策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尽管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的“历史叙事的本

质是虚构”的观点遭到多数人的批评，但是历史叙事确实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而且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度。因此，如何叙述一段历史与研究者本人所追求的目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林春的《英国新左派》按照时间顺序将新左派划分为四个阶段，简要叙述了其从 1956 年到 1977 年的发展历程。这种历史叙事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这种历史叙事却很难展示叙述者对这段历史的独特理解与看法，限制了其历史阐释空间。丹尼斯·德沃金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则采取了以问题为中心叙述历史的办法，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历史叙事仍然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与它们完全不同，更符合克罗齐所说的“历史”，而不是“编年史”的意义。这部著作在第一章简单勾勒了第一代新左派的发展历程之后，其余的章节则选择了第一代新左派的关键人物与理论观点展开论述，形成了以“纲”带“目”、以“目”张“纲”的独特叙述方法。

关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情况，就简单介绍这些。除此之外，还要交代关于这部著作翻译的一些情况。我在硕士与博士阶段的主攻方向都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过仍然是一个初学者，还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梳理英国马克思主义这段繁奥的历史并研究其中的各个环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接手了迈克尔·肯尼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翻译工作，因为一方面学术著作翻译是我的爱好，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要真正研究好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仅局限于威廉斯、伊格尔顿和霍尔等重要的文论家，还需要打开视野，深入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的具体发展历程。不过，受本人工作、生活以及翻译时间等的限制，承蒙陈剑的加盟，才勉为其难地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

本书的翻译具体分工如下：李永新负责中文版序言、致谢、导论，第一、二、三、六、七章的翻译，陈剑负责第四、五章的翻译以及全书注释的翻译，全书最后由李永新负责统稿校对，增订注释，并撰写译者的话。

最后,感谢为我从事本书翻译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习与研究提供各种帮助与支持的诸多良师益友。鉴于译者知识水平与学力修养等的不足,本书难免有错讹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永新

2010年7月

中文版序言

我 20 多年前在曼彻斯特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从事早期新左派研究。尽管早期新左派运动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但是我一直坚持从事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从新左派运动出现的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本书开始写作的 80 年代后期只经历了 30 多年的时光,但是我却为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同类研究成果而感到震惊。显而易见的是,工党作为左派的主要政党在 1979、1983 和 1987 年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失败打击,这同其在 1951、1955 和 1959 年败给保守党的情况颇为相似。1959 年大选失败之后,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工党由于在历史上与数量不断减少的工业无产阶级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因此将再也不会赢得英国大选。更为概括地说,工党与一些党外人士都对其政策取向、“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目标展开了激烈争论。

与上述情况类似的是,很多人在 80 年代对社会主义观念提出了更为新颖的评价,并且对左派所应努力实现的政策规划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因此,人们一直对早期社会主义“修正主义”保持着不竭的兴趣。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近十年来,英国社会与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促使工党更为坚定地捍卫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不能认真领会和把握技术工人与不断壮大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抱负与需要。因此,很多

人认为左派是一种落后保守的政治力量，与英国经济和社会变革根本无法同步。保守党政府在 80 年代积极推进英国工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不但不再扶持制造业，相反却着手推进“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英国很多城市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乃至陷入贫困的工人，现存的社会的不平等也不断加剧。同时，“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与新型个人消费主义的兴起给英国社会文化带来重要变革，形成了一种个人主义泛滥的反传统主义社会氛围。因此，许多激进政治力量借助“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国家广播电台与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等“自由主义”公共机构对撒切尔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左派因此而不知所措，在被迫处于守势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政策与奋斗目标。

工党在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为摆脱这种困境，从 1987 年开始彻底反省其原有的政策目标。更为概括地说，左派知识分子与研究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反思进步思想中所蕴含的一些基本原则。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工党停止前进了吗?》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这篇文章是他于 1978 年所写的纪念马克思的讲演稿，随后刊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人们长期所持的左派能够赢得大多数蓝领工人的选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工党应该得到不同阶级的支持。

另外一些思想家也对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做出积极回应，指出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所存在的基本问题。这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的提出，因为，这种思想既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这种新思潮被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并且使工党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与共产党建立起密切联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也因此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了“欧洲共产主义者”——意大利共产党(PCI, Communist Party of Italy)所开创的战略道路。

《今日马克思主义》是刊载这种修正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这份期刊在 80 年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一份只拥有很少读者且内容了无生趣的英国共产党内部期刊转变成英国的畅销政治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此时以蜡光纸印刷,内容生动有趣,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因为英国很多重要知识分子与理论家在此发表了重新评价左派的目标与做法的文章。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重新探索 20 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与政治史——众所周知的“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早期发展状况的。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与文化界人士联合在一起推动了这段历史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重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以反对此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工党内部主要派系的各种观点。当然,重新审视早期新左派的思想与学术观念似乎也与 80 年代在“中左力量”(centre-left)中出现的各种争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的这项研究的另外一个社会背景也不得不被提及。80 年代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对政治观念的历史发展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其次,一般都很注重对民族历史进行重新考察。事实上,之所以重视重新考察民族历史,是因为撒切尔政府通过将民族身份与文化联系起来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出现的一场重要争论是左派是否应该在民族历史问题上屈从保守党的观点。这类争论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左派对自身的立场以及与英国主流政治史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发而不可收的兴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对进步政治思想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新左派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是,80 年代很多重要激进知识分子都曾参与过早期新左派运动。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与和平运动的参与者爱德华·汤普森(即出版于 1963 年的非常重要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社会与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被广泛看做“文化研究”的

奠基人)、工人运动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和约翰·萨维勒(John Saville)，以及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尽管他们与另外一些理论家都因为这场运动做出了自己的政治与学术贡献而认识到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当时并没有一部对这场运动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详细研究的著作。

早期新左派运动的历史之所以遭到忽视，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新左派内部很多人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与理论兴趣，并且也正是这些人在1962年以后控制了新左派的内部期刊《新左派评论》，随后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佩里·安德森与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等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先于他们的“早期”新左派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前辈学者偏离了思想缜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具有折衷主义色彩，并且他们推行的是一种狭隘浪漫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幸的是，很多人认为早期新左派的确存在这类不足，从而开始广泛接受欧洲大陆的各种理论，并且抛弃了60年代以前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国内民族传统。因此，英国新左派“早期”阶段的独特特点根本没有得到充分论述。《新左派评论》通过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而获得不断发展，同时还认为早期新左派所倚重的本土政治与思想传统遭到了他们所秉持的褊狭经验主义理论的损害。《新左派评论》因此而在学术上雄心勃勃，并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开展广泛政治争论的平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新左派在1962年后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英国政治组织。

我在从事本项研究期间发现，与以往的论述相比，早期新左派拥有更为丰富的重要理论创见。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早期新左派曾在学术上引发了很多高水平的争论，并且在文化与政治上拥有无可匹敌的创造精神，然而，这一切后来都被淡忘了。早期新左派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很多城市设立了讨论小组，在伦敦的索霍区(Soho)创办了一家咖啡馆，

吸引了当时很多影响广泛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与艺术家，并且试图影响工党的政治立场，还与当时的主要的社会组织——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关系密切。

早期新左派运动对各种理论观念与争论感兴趣，并积极参与当时的一些政治活动，尽管他们有时并不能成功参与这些活动。他们结合具体的政治与文化活动背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努力解释社会变革与公共政策，积极开拓各种形式的文化分析。很多学者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很多记者、作家、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事实上，早期新左派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爱德华·汤普森与约翰·萨维勒等已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早期新左派运动，并且在 1956 年都因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而退出英国共产党。他们与另外一些退出英国共产党的人都非常熟悉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结构，对年轻一代的新左派参与者所主张的“反文化”观点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新左派还包括一批倡导自由主义、有时甚至是无政府主义政治观点的学生与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新左派的很多人就在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新左派正是因为倡导多样的理论观点而拥有了丰富的创造力与活力，甚至导致其组织松散，并成为一个边缘化政治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我为早期新左派所引发的各种水平高超的重要争论而感到震惊，因为这些争论所探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到底是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一种激进拓展与进一步更新，还是一种试图以固定的阶级范畴解释社会变革与政治行为的重要社会结构分析形式。我认为 80 年代左派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消费主义的兴起等文化变迁与工党不断扩大其选举人范围的现实需要等——在 50 年代就开始被预示出来，例如斯图亚特·霍尔论述“无阶级”的一些著作。

同时，新左派所明确反对的观点是，在通过赢得选举而控制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社会只能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地逐步出现各

种进步。无论是在 50 年代还是在 80 年代,甚至是在工党败北于 2010 年大选的当下这个时期,很多人认为左派应该更多参与市民社会的各种活动,并且在国家机构之外重新建构一种进步文化。新左派在 50 年代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将这种“精神”理念进一步输入一种进步政治文化,以期在未来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很多工党积极分子目前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重新激活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政治观念,虽然这是借用了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的经验,但也借鉴了早期新左派的很多观点与经验。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在本书中所考察的主题与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英国中间偏左政治力量的立场与兴趣存在很大距离。这大概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新左派已经诞生 50 多年了,并且国际与国内政治局势在 20 世纪下半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实上,与分析 80 年代和当下的各种争论之间的相似性相比,更容易找到 50 年代与 80 年代左派修正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新左派从多个方面呈现出英国特定时期的政治局势。当然,这种局势从 50 年代一直延续到 1989 年,并且受到了由苏联及其同盟者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主义国家之间持续“冷战”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深刻影响。不过,左翼政治势力在英国等国家的发展也受到了东欧的一党制国家的严重威胁。

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大概是当下社会与 80 年代、50 年代的重要区别,但是就欧洲政治而言,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从这种重要变革中获得任何教益。在英国与另外一些地方,左翼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不过却留下了大量的社会民主遗产与很多新型的政治激进主义理论,如气候变化运动和人权运动等。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与政治运动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明显衰退。

当然,尽管早期新左派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半个世纪以后相比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早期新左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很大反响。工党政府自 1997 年上台以来有时完全以“技术专家治国论”

(technocratic)和“管理主义”(managerialist)方式实施统治,根本不愿意反对金融资本与“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等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还在道德层面对汤普森与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等人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科层制政治展开了批判,更是不断散布各种渐进性政治理念。同样,今天很多的市民社会组织与运动都致力于实施早期新左派所倡导的组织共同体与“自我活动”(self-activity)原则。并且,很多政治左派都重新回归早期新左派思想家所倡导的组织多元化联盟的原则。

尽管早期新左派所提出的另外一些重要论题与观点后来都消失殆尽,但是这一切也构成了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包括英国是否加入“不结盟运动”以及新左派经济学家在1960年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工资政策”概念等。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英国之外的进步人士对早期新左派思想家的理论也颇感兴趣,因为新左派根本不是一种英国的本土现象。新左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与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思想家保持密切联系。新左派运动在英国留下的一项重要遗产是以开放心态关注其他国家知识阶层所获得的重要发展——新出现的反殖民斗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以及1960年的古巴革命等。这些国际问题都在早期新左派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论。的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新左派所努力探索的另一种民族“模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早期新左派中的年轻一代与后来的新左派而言,1960年的古巴革命起初尤为重要,也颇具吸引力。另一些人则在70年代从其他角度指出,应支持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其他民族革命模式。

但是,新左派内部也有人反对将这类社会主义观念引入英国学术界与文化界。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在对佩里·安德森于1962年后所掌控的《新左派评论》的学术方向提出批评的同时,既慷慨激昂又有些嘲讽地论述了这种观点。他与另外一些人反对《新左派评论》所主张的具

有世界主义特征的国际主义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是以全面批判英国文化的保守主义与褊狭观念为前提的。汤普森提醒他的同事指出,英国拥有自己的激进历史,并指出左派应逐步认识其所拥有的“民族－人民”特色与风格的重要意义。

当然,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以及社会主义者都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是更具世界性还是更具民族性的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的争论随之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45年之后所发生的重要理论论争之一。这场争论既反映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与后来的新左派之间所存在的重要“代沟”,也反映了进步政治观念之间所存在的诸多矛盾。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在体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发展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的同时,也成为英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因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否是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并且因此而需要删节。

我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够对这场特殊的争论以及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在简短生命历程中所出现的其他思想和观点感兴趣。这场运动的思想风格、“社会性参照”(social references)与思想传统在本质上都体现了英国特色。但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提出的一些主题与争论都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文化氛围。

我以21世纪初年的进步观点再次审视早期新左派,发现这一思潮所留下的理论遗产可以被归纳为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对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发展与思想风格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也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或明确解决的问题。它们是:

- (1) 社会主义理想能否与受到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观深刻影响的英国思想传统兼容发展?
- (2) 因为社会主义未能发展成为一场社会运动,并且在文化上是一种“自我活动”,成为一场党的精英试图自上而下发动的社会变革活动,所以社会主义是否根本没有把握世界发展潮流?